

第四者

生我的那个人 是第一者 生我
的那个女人是第二者 他们都去
找第三者了 我成了第四者



邓 芳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第四者

邓芳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四者/邓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5

ISBN 7-5354-2791-X

I.第…

II.邓…

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4903 号

责任编辑:秦文仲 责任校对:黄黎丽

封面设计:徐慧芳 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明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.75 插页:1

版次: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10 千字 印数:1—10000 册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

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上海恒通律师事务所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 角落里的美丽 1

我不想见那畜生，他永远是我遥远的噩梦，无法摆脱的总在死死纠缠我的噩梦，我已经忘记了他的面目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每当听到他的名字时，我的面前就会出现一条狼，一条在不断伺机践踏柔弱的狼……

第二章 想抓住一双手 94

灵子又一次提到了佟先生，亮丽的眼睛里表达出来的，没有丝毫的躲闪和掩饰，而且有些动情，让我开始感受到了那个被称作“先生”的女人在她生命中的重要。他说佟先生给了她一双手一片岸，那么，那手真的是那么温暖有力？那岸真是她生命永远的泊地么？

第三章 雪打湿过的男人 190

别看老猫仪表堂堂，有副伟男人的相貌，别看他在



别人的眼里挺沉稳挺机智挺狡猾，而且常被女人们当作依靠，其实，他是个来自雪地里的传说，被风雪打湿过的心是一挂风铃，敏感得很，只要有些动静，就会有一阵叮当乱响……

第四章 用我的方式去爱 269

四妹子觉得双腿像坠满了铅块，每抬动一步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气。她知道只要把门打开，就将同凯子分离了，凯子能接受这种由她决定的分离吗？可是她不敢停下来，她清楚地知道，现在每走一步，就等于缩短了一段和凯子团聚的路程……

第一章：角落里的美丽

——关于四妹子

（采访手记一）你不要叫我灵子，病案上的名字是别人的。你也不用问。在我十六岁的时候，有个男人说我是第四者。他真他妈的算得上是个天才，一句话就把我定位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只习惯于别人叫我四妹子、四姐、小四、老四。有个摆卦摊的糟老头对我说，女人命中有四不好，会克父克母克男人的。我当时说先他妈的克你，然后扔给他一百块大票，又说我喜欢你这卦，整得那老头差点儿真被我克了。

她说这番话时，窗外的夜正透着种挑逗人的晦暗，风丝丝的，很罪恶地在许多影影绰绰的角落里兴奋地冲着。

我说我很想听你的故事。

她嘴角向上弯了一下，推出个很沧桑地笑。她说我猜得出你的心思。我这个人整个儿是个奇怪。是吧？来医院生了孩子，刚完事儿又要做阴道收缩手术，又要再贴块处女膜。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想听我的故事，而且，我才二十



二岁，而且，我挺漂亮，这年龄这相貌会让我的故事变得更来劲儿，是吧？

我很诚实地点了一下头。病房的四壁很白，耀眼的白应该是二十二岁这个年龄段的颜色。她的青春四壁，会涂着些什么图案呢？我想。

我知道你是个自由职业者，从病案上看的，而且你也才二十四岁。她说。如果你是个男人，如果你是个老女人（过了二十五岁都是老女人，即使身子不老心也变老了），如果你是干其它职业的，尤其是干那种臭贼似的记者，我什么也不会说。

她显然很痛恨记者？我想。幸好她不知道我干过两年记者，幸好我现在是个自由撰稿人，也算是自由职业者吧。不算在骗她。

她抬手啪地熄灭了灯。病房里顿时也有了夜般的极具挑逗性的晦暗，雪白的墙上，游移起扑朔怪异的黑影，每团都是很难破译的符号。

其实，我也常有说说自己的愿望。她在黑暗中点起了一支烟，声音在忽暗忽明的星火中突然变得遥远了。我觉得我跟你有缘。在这个城市中，你也许是我最后认识的一个人。我要走了，要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去，所以，你即使知道些什么也没关系，反正我要消失了，况且，人若是做了噩梦，说出来也就没什么可怕了。

一缕浓烈的烟气窜到了我的鼻底，很刺激，让我正翕张的肺忽地紧了起来，想挡住它又不能不接受它。这是种混乱不清的紧张，很兴奋地充斥在这布满魅惑的夜里。

一个凄美的故事，从夜的深处慢慢地浮现了出来。

接触老猫

那次老猫先是脱去了上衣，在我面前裸出宽厚的肩膀。它有种花岗岩般凝重的光泽和坚硬，很沉稳地表达着能让女孩子心旌摇曳的质感，随后他又解开了皮带，稍稍向下拉了裤子，将没有见过多少阳光的白皙的腰也摆在了我的面前，然后就躺到了转角沙发上。

其实他姓毛。他自我介绍时，我心里就突然冒出句：你是条老猫。当然他并不老，正是日当午时，已经完全舒展开的那光彩，也到了最灼人的时候。后来跟他熟了，我就直呼他老猫。后来，所有的人都觉得它挺有味道，也都这么叫他。

我调好红外线治疗仪，拿起伞形的电极吸头，一只揪在他的右肩，一只揪在他的左腰。这仪器是绝对死不了人的，直销部的那个口臭得很凶的马小姐曾反复这样对我说过。热烘烘的臭气是馊菜底子那种，逼得我连连点头，却很怀疑了一番这仪器包治百病的功效。

老猫成了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试验品，如果他不死，马小姐是诚实的，如果他不幸英年早逝，那麻烦就大了，我的不会拐弯抹角的智商，是战胜不了马小姐那张绝对能逼人低头认罪的大嘴的，弄不好钱没赚到，先找了个嫌疑犯当当，而且是顶级那种。

老猫很安详地侧着脸，闭着眼，连喘气声都听不见。我有一瞬很害怕。我听说过有些人在濒临死亡时候，会突然没了痛苦，冥冥中呈现的是另外世界的辉煌灿烂，会牵

引他由生向死平静地过渡。

幸好我又看见老猫的喉结在动，一窜一窜的很有力，否则我会去扒他眼皮，从中寻找据说的那种幽黄的扩散。

我猛地加大电流，表上的指针迅速地撞到了极限，而且撞得直颤。我很难容忍别人的享受，从小就这样，对享受这玩艺儿，我有很强的破坏欲。我居然听到了“滋滋”的电流声，很快乐的声音，像喜欢受虐的女人发出的呻吟。

我听过这种声音，在我十三岁的时候，从妇产科医生季兰萍那里听到的，一直很深刻地烙在记忆里，痛苦着我也总煽动着我。

老猫背上和腰上的肌肉开始在抖动，一起一伏的，像有只蜗牛在里面蠕动，而且电极头边缘的皮肤也在泛红，慢慢地扩张着，拧起了一层细细的鸡皮疙瘩。我突然间产生了个冲动，想摸摸这层林立着的疙瘩，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掐破。我想那一定很好玩，细细渗出的血，会让他的后背显得更年轻的。

老猫坐起来后对我说，不错不错，感觉不错，热乎乎麻酥酥很有点儿那种感觉。

我心里恶狠狠地骂了句“老骚猫”。他说的“那种感觉”我懂，不就是男人那点儿只能维持几秒钟的最后享受么？你少来！我他妈的都见识过。（后来老猫告诉我，他说的那种感觉根本不是我理解的那种，当时之所以说得虚些，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的形容词。）

老猫说这治疗仪我买了。然后又说你也可以试试，感觉真的很不错。说着他已经把电极吸头揪到我肚皮两侧。

我的肚皮是裸露着的，给了他可趁之机。我本想拔下吸头扔到他脸上去，但想想还是忍住了。毕竟钱还没到手，我不能小不忍乱大谋；毕竟他并没有让我像他那样脱去外衣再解开皮带，我不能让这本来就很不值钱地亮亮的肚皮坏了这笔生意。

我感到电流像蛇一样在身上乱窜，而且肚皮上也起了一层我想掐破的那种疙瘩。倘若不是身边有个陌生老猫，我一定会立刻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掐破，看它们渗血，体会它们破裂后的痛楚。愈痛我愈有快感。

老猫的女人是个很出彩的美人，靓得让人眼晕。她的鼻子像是精雕出来的一件工艺品，又直又通又挺拔，镶在鹅卵形的脸上，正透着柔柔的金属般光泽。她的眼睛很大，被细长油黑的睫毛稍稍遮去了一些，不是亮得出奇的那种，像轻雾缭绕的湖水，朦胧地透着些忧郁。如果不是角柜上那张合影在作证，恐怕谁看了这张挂在墙上的艺术照，都会以为这女人是个让老猫馋涎欲滴的青春派偶像。

电流开始像流火一样在肚皮上燃烧了起来，确实有了麻酥酥热乎乎的感觉，而且这感觉一股又一股地直向下蹿，居然会撩得我那个地方痒痒得像有只软软的手在挑逗。凯子说过我是那种“一点就着”的女孩儿，即使是星星鬼火也能让我燎原。他说这话时我差点把他阉了，但心里还是很佩服他的深刻。

我对老猫的看法出现质的逆转，就是在看到这墙上的女人相后突然发生的。女人是男人的标签。男人的价值常常是靠身边的女人体现出来的。拥有年轻漂亮女人的男人，之所以常常能占有更多的漂亮女人，就是因为女人都



是些怪物，她们愿意委身于这样的男人，在被这样的男人享用后，她们会有征服者的快意，认为自己比那些漂亮的同类更有魅力。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漂亮女人常是男人欲望的诱饵，总会引来些与她争食的女人上钩。

老猫的手开始在我肚皮上摩挲，又轻又柔。他居然有双软软的手。我立刻感到有阵强大的热浪在向大腿两侧砸去，而且直灌脚心，勾得脚趾尖都微颤起来。我屏住呼吸，像运功一样抗拒着外来的刺激，尽量控制自己别有更猛烈的反应，我不能太贱。

老猫说，说明书上介绍，如果同时按摩效果会更好。你是不是感觉很舒服？

我望着墙上的女人。女人也在看着我们，没有丝毫憎恶的表示，有些忧郁的眼里，竟闪烁着一些挺满足的光点。她同我一样，我想。我也喜欢看男人女人的调情，甚至幻想看他们滚在一起干那事儿，即使那个男人是我的男人。我常想我大概是变态了。

老猫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对我说他的女人已经出国了，去了美国，已经有两年了。

我立刻在心里说，你别暗示我，我听得懂得你心里的鬼道道。我是来卖治疗仪的，不会这么快就把自己搭配出去的，凯子说我的那些话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譬如现在，我即使如干柴火般，也不会起火。

我想老猫该有进一步动作了，那在我肚皮上柔柔转动的手很快会向下滑落。我做好了拒绝的准备。女人的拒绝同样是种魅力，有时比顺从更有磁性。我还想此刻要是有人敲门就更好了，拒绝起来会更顺理成章，既给老猫留了

面子，又让他心里遗憾无穷。

但没有人敲门，老猫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他突然拔掉了我肚皮上的电极吸头后，就很匆匆地去了卫生间，在里面呆了好一阵后才出来，样子已经变得衣冠楚楚了。

我也已经整理好了自己，当然肚皮还是裸露的，主要是整理了一下情绪。老猫的突然离去正是我所期望的，可真离去了我却有了些挺失败的感觉。我又望了眼墙上的女人，妈的，她在嘲笑我。

老猫坐到沙发上，居然很平静地问我二十几岁了，问我干直销多长时间了，还问我这活儿一定很难赚钱吧？我说我已经二十四岁了（其实我刚过二十岁，但我的成熟度绝对在二十五岁以上，这是公认的），说我很喜欢这直销工作，已经干了一年了，每个月都有千八百块的进项（其实我才干了两个月，至今根毛没见），我还说如果毛先生买下这台治疗仪，那我将无比荣幸，因为我将摘取公司本季度的销售冠军云云。

说话间，我发现老猫是个挺英俊的男人，有着女人喜欢的高度和“T”型健美的体态，还有副浓眉大眼，还有只像他女人那样挺拔的鼻子，还有张双唇厚实的嘴，笑时左腮居然还出现个浅浅的酒窝。

老猫仿佛看穿了我的谎言，不以为然地说，我看你干得挺吃力也挺辛苦，还是换个工作吧。如果你同意，我可以帮你找份职业，凭你年轻美貌，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赚钱。

我赶紧摇头说算了算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这直销干得很好也很喜欢，目前还不想跳槽干别的。你能买一台治



疗仪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怎敢再让你费心。

我讨厌他说“舒舒服服地赚钱”这类话，我这个人再坏再贱，也不会去干卖屁股的营生。

老猫把货款给了我，又给了我张名片，说有事可以找他，然后主动向门口走去。

我飞快地瞟了一眼名片，原来老猫是什么女性服饰公司和几家商店的总经理。我还以为他是拉皮条的哩。

临走前，我主动伸手与老猫握别，还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说，说不定我真的会再来打扰你。你不会讨厌吧。

我想我这屡试不爽的妩媚的表情，老猫一定会记住的。（后来老猫告诉我，他早就在观察我了，看我在这豪华住宅小区里跑进跑出的，双手抱着挺沉的仪器，丝毫看不出有所收获。他坚信我会找他的。我也没想到，后来老猫成了一个帮助我改变命运的值得记住的男人。）

凯子成了我的男人

在我认识老猫的时候，凯子已经在监狱里蹲了五年多，再有几十天就该出来了。

凯子是我的第一个男人。我跟他有那种事时，还不到十六岁，是种不懂得爱情的年龄，只知道有了那事后他就是我的男人了。

凯子从小跟我邻居，比我大三岁。记得小时候时，他是我们那条胡同里的小霸主，像我这般的小男小女们都崇拜他极了，整天跟在他后面疯跑。记得有次我们在街心公园里玩，我看见花坛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，就顺手摘了几

朵，谁知让看园子的发现了，吼叫着就向我们冲来。凯子见势不妙，背起我就逃出了园子。他当时跑得快极了，玩了命似的一直跑进了自家的胡同。我当时才四岁多，心里已经把他看成了可以依赖的英雄豪杰。

后来我们逐渐地长大也逐渐地疏远了，但隔三差五地碰面时，还总是彼此笑笑，依然有稔知已久的亲近。凯子的身世与我相差无几，他自幼住在姑妈家，我从小跟姨妈在一起，是属于社会学家热衷研究的没有父母管束的一族，父母都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奔他们自己的幸福去了，只甩下很沉重的孤独伴着我们慢慢长大。


初中毕业后，在姨妈的撺掇下，我考入了财经学校。姨妈显然是认为我没有上高中再进大学的必要，他们也没有这种培养的义务，再供我读两年书然后找份工作独立，他们也就仁至义尽了。

于是，一个挺惨烈的悲剧就在这时开始了。

那天我去学校报到，没想到被通知说要先交三千元的赞助费才能注册入学。我当时就傻眼了。三千元对于我姨妈来说无异于剜心割肉啊。我姨夫的厂子已经半死不活的连工资都很难开全；我姨妈给商场扫地外带偷偷地拾些瓶瓶罐罐，每月拿回来的钱也刚够全家人糊弄上嘴，况且还有我这个累赘。那个生我的季兰萍原本说好每月寄一百块当我的生活费，可转眼已有半年多没听见邮递员在楼下呼喊我姨妈的名字了。这年头真是人心坏到了连身上掉下的肉都不要了。我总听到姨妈这样嘟囔着，还时不时地瞪上我几眼，仿佛我是个上门赖着不走的乞丐。

我坐在学校门口的石凳上，拼命地揪我腿肚子上的那





片湿疹，将它揪出了一层血点，又揪成了一片猩红，恨不能将指甲深深地插进肉里，连筋带骨地将它们翻腾烂了。我从小就养成了这种毛病，只要心里憋气的时候，就会生出种撕自己的皮剜自己的肉的欲望，身上所有不经意长出来的疙疙瘩瘩，都是我攻击的目标，似乎不这样，心里头的委屈痛苦压抑忧郁就无法排遣掉。

凯子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。当我猛然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惊愕地低着头看我腿上的伤。你怎么啦是摔着了吗？他问我，很蓬乱的长发下，眨着双关切的眼睛。

我鼻子一酸，泪水顿时从眼角流了出来。我马上意识到我是把他当成亲人了，如果没他那一声关切，我是没有泪的，只有倾泻在腿肚子上的委屈和无奈。

我将交费通知书给凯子看。

凯子看完后问我，你没钱你姨妈也没钱，是吧？没这三千块钱学校就进不去了，是吧？你没办法了，只好自己拿自己撒气了，是吧？

我“扑哧”地笑了，弄得泪珠子就势滴到了嘴里，又咸又涩的。这凯子的“是吧是吧”也太像个老娘们腔调了，听起来真让人心麻。

我连连点头表示他说得对。我发现多日不见的凯子已经变了许多，个子没长多高，身材却粗壮了，留着长发，很蓬乱，不知是几天没洗了还是故意弄得这般放浪形骸；黑里透红的脸上，有双蛮气很足的眼睛，不用瞪就是浑圆的，腾腾地总带着些杀气，谁望上都会胆怯几分，可我喜欢滚动在凯子眼里的这股子粗野之气，就像喜欢撕皮剜肉一样，希望能从一种残酷中享受到片刻的安宁。

凯子突然伸手，恶狠狠地将我从石凳上拽了起来，关节暴突的手如同铁钳，要将我手指上的筋都掐断了。他拦住了一辆出租车，跟司机说了句什么就不由分说地将我拽进了车厢，车启动后，他仍像押送犯人一样，用手紧紧地铐住了我。

我问凯子要去哪儿？

他两眼猩红地直视前方，瓮声瓮气地说出了个让我憎恨的名字。

我的手猛烈地挣扎了一下，歇斯底里的大叫了一声我不去。

凯子无动于衷，钳子般的手又紧了一扣。我看到他粗黑的剑眉已经立了起来，严阵以待的样子，牙关紧咬，依稀能听到咯咯的声音，似乎要把什么东西嚼烂了，再吞进肚里。

我不想见凯子说的那个人，他永远是我的遥远的噩梦，无法摆脱的总在死死纠缠我的噩梦。我已经忘记了他的面目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每当听到他的名字时，我面前就会出现一条狼，一条在不断伺机践踏幼弱的狼。

出租车在一家挺气派的商店门口停了下来。凯子拉着我冲进了商店，不顾别人的阻拦，直奔后面的小院，用脚踹开了一间办公室的门。

我看见了那个人，一切沉积在记忆深处极模糊的印象此刻突然变得很清晰了，虽然他显老了，发胖了，虽然他衣冠讲究，油头粉面的，但我仍在瞬间就认出了这个一直被我视作狼的人。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，正跟一个贴他很近的年轻女人谈笑，那女人正将手伸在他的衣服里，像在



给他什么地方抓痒。看到我们凶狠狠地冲进来，他惊恐地从椅子上弹了起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他边说边抬手护住了那个已躲到他身后的女人。

他没认出我。我想。或者根本就没打算认我。我突然间生出种很原始的蛮勇，也像条见到弱肉的狼，拉着凯子冲到了他的办公桌前。我应该撕掉他，我想，撕掉他才能撕掉那一直啃啮着我生命的噩梦。

凯子将交费通知单重重地拍在了他的面前，猩红的目光狠狠地咬着他说，给钱，三千块。语气不容置疑，有债主那种强硬。

他飞快地掠了一眼那单子，一定是看到了上面的名字，又抬起头来愣愣地盯着我。

我冷笑起来。我想这笑在他看来一定很狰狞。他想象中的我一定是一个发育不良的畏首畏尾的小姑娘，一定没想到我已经出落成一个有着二十岁成熟的大姑娘了。我的浑圆的臀，我的纤细的腰，我的丰满的胸，我的顾长的身材，以及我的无可挑剔的漂亮的脸蛋和正在脸上蠕动的狰狞，一定让他感到还不到十六岁的我，已经不是他手中可以随便弹掉的烟屁股了。

门口已围上了几个人，探头探脑地观赏着屋里的事态，极具观赏性的凯子和我，已经给他们带去了无法掩饰的激动和振奋。他们一定想到我们有可能在打劫。

他仿佛从噩梦中突然惊醒，马上就恢复了镇静。他重新坐了下来，点根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又悠悠地吐出了一片灰白的烟雾，那眯缝的眼里，有种很不屑的东西在向我们挑衅。我没钱。他说。即便有钱也不能给你们。你们